



爱好读书，就能把无聊的时刻变成喜悦的时刻。

——【法国】孟德斯鸠

巴黎圣母院

〔插图本〕

【法】雨果◎著 李玉民◎译

Notre-Dame de Paris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〔插图本〕

巴 黎 圣 母 院

Notre-Dame de Paris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圣母院 / (法)雨果著; 李玉民译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2.2(2008年4月重印)

ISBN 7-5402-1105-9

I. 巴… II. ①雨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96607号

责任编辑: 杨燕君

巴黎圣母院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850 × 1168mm 大32开本 15印张 360千字

2008年4月第2版 2008年4月第2次印刷

定价: 15.00元

译 序

巴黎圣母院名气这么大，一半功劳应当归于维克托·雨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。雨果偏爱宏伟和壮丽，而巴黎圣母院又恰恰是一座巍峨壮美的建筑，两者自然一拍即合。雨果一开始酝酿写一部气势宏伟的历史小说，就决定以这座大教堂为中心，倾注他对圣母院的深厚的爱慕之情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和《悲惨世界》这两部杰作，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始构思的；但是，《悲惨世界》的创作拖了三十余年，而《巴黎圣母院》的创作，虽遭逢七月革命，小有波折（研究材料和全部笔记散失了），雨果却一气呵成，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。一八三一年，《巴黎圣母院》一出版，这座大教堂和这部小说就联结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开了。

有了这部小说，巴黎圣母院在市中心岛上亭亭玉立，仪态万方，不仅多了几分风采，还增添了一颗灵魂。

笔者仅在法国就参观过几十座大教堂，各具各的风采，有的还要高大宏伟，还要美观华丽，但总是当作宗教建筑艺术来欣赏；然而，惟独见到巴黎圣母院，哪怕只是在它的广场走过，哪怕远远望见它的姿影，笔者也会怦然心动，有种异样的感觉，脑海又浮现圣母院楼顶平台的夜景：身穿白衣裙的吉卜赛姑娘爱丝美拉达，在月光下和小山羊散步，敲钟人卡西魔多则远远地望着这美好的一对；还有一副目光追随着姑娘，那是从密修室小窗口射出来的，淫荡而凶狠，而密修室里正坐着幽灵似的主教代理弗罗洛；教堂门前的广场上跑过一匹高头大马，那骑士队长浮比斯不理睬吉卜赛姑娘的呼唤，向站在阳台上的一位小姐致敬。继而，广场上出现一片火把，丐帮男女老少为救小妹子爱丝美拉达，开始攻打圣母院；可是，卡西魔多却挺身而出保卫吉卜赛姑娘，从教堂上投下梁木石块，还熔化了铅水倾泻下来；在熊熊的火光中，石雕的恶兽魔怪似乎都活

了,纷纷助战……

以这大教堂为中心,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,就好像圣母院墙壁上刻的那个神秘的希腊字“命运”,将所有这些人物扭结在一起;就好像圣母院有了灵魂,有了生命,以天神巨人的身躯,投入世间这场大混战。十五世纪巴黎的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画面,经由雨果的天才想像和创作,从湮没的久远年代,更加鲜明而生动地显现出来。雨果早在二十一岁就说过:“在瓦尔特·司各特的风景如画的散文体小说之后,仍有可能创作出另一类型的小说。这种小说既是戏剧,又是史诗;既风景如画;又诗意盎然;既是现实主义的,又是理想主义的;既逼真,又壮丽;它把瓦尔特·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。”这种看似夸大其词的预言,恰好是他几年之后创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的注脚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正如作者所预言的那样,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。这部小说讲述的一个个故事,描绘的一个个人物都是那么独特,具有十五世纪巴黎风俗的鲜明色彩。书中的一切可以用“奇异”两个字来概括。选举丑大王的狂欢节,奇迹宫丐帮的夜生活,落魄诗人格兰古瓦的摔罐成亲,聋子法官开庭制造冤案,敲钟人飞身救美女,行刑场上母女重逢又死别,卡西魔多的复仇和成亲,这些场面虽然不像丐帮攻打圣母院那样壮观,但是同样奇异,有的同样惊心动魄,甚至催人泪下。书中的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:人见人爱的纯真美丽的姑娘爱丝美拉达、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而心地善良的卡西魔多、人面兽心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罗洛、失去爱女而隐修的香花歌乐女、手挥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花子王克洛班,等等,他们的身世和经历都是奇异的,但是又像史诗中的人物,比真人实事更鲜明,具有令人信服的一种魔力。

不过,书中最奇异的人物,还是无与伦比的巴黎圣母院。她既衰老又年轻,既突兀又神秘;她是卡西魔多的摇篮和母亲,又是弗罗洛策划阴谋的巢穴,她是爱丝美拉达的避难所,又是丐帮攻打的妖魔,她是万众敬畏的圣堂,又是蹂躏万众的命运的宫殿。她的灵魂是善还是恶,总和芸芸众生息息相关……

还有一点奇异之处：这部小说也改变了这座大教堂的命运，许多人都是慕小说之名去参观巴黎圣母院的，这是物以文传的绝好例证。

在给雨果举行国葬的时候，卡西魔多似乎又回到钟楼，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格外哀婉，同民众的“雨果万岁”的呼声汇成奇妙的哀乐。一声声的钟鸣，所表达的何止是沉痛，还隐隐含有遗憾。巴黎圣母院望着雨果的柩车驶向塞纳河南岸，安葬到先贤祠，她心中何尝不在想：“雨果啊雨果，葬在先贤祠，固然是一种殊荣，但是，在我这里长眠，才真正死得其所！”

原 序

几年前，本书作者去圣母院参观，更确切地说追踪觅迹，在两座钟楼之一的暗角墙壁上，发现这样一个手刻的词：

’ΑΝΑΓΚΗ^①。

这几个大写的希腊文字母，由岁月侵蚀而发黑，深深嵌入石壁中，其形貌和笔势，不知如何借鉴了哥特字体的特征，仿佛特为昭示这是中世纪人之手下写的，其中所包藏的难逃定数的命意，尤令作者凜然心惊。

作者思索再三，力图窥见究竟何等痛苦的灵魂，誓要给这古老教堂的额头打上这罪恶的、或者凶兆的烙印，才肯离开人世。

后来，这面墙壁又几经抹灰刷浆或者打磨（哪种原因已难知晓），字迹消失了。须知将近两百年来，中世纪的宏伟教堂，无不遭受这种待遇。无论内部还是外部，四面八方都来破坏。神父要粉刷，建筑师要打磨；老百姓则蜂拥而至，干脆拆毁，夷为平地。

刻在圣母院晦暗钟楼上的神秘文字，及其惨然概括的未知的命运，就这样湮没无闻，如今仅余本书作者不绝若缕的追怀了。在石壁写下这个词的人，几百年前就消逝了，历经几代人，这个词也从大教堂的墙壁上消逝了，就连这座大教堂，恐怕不久也要从地球上消逝。

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词而创作的。

一八三一年二月

① 希腊文：命运。

勘定本说明

前此曾预告本版要增加若干“新”章节，“新”字说法有误，应当说“未曾面世”。因为新者，一般理解为“新写的”，而本版增加的几章并非“新的”。这几章和本书其余部分是同时写就的，始于同一时期，源于同一思想，始终是《巴黎圣母院》手稿的组成部分。况且，作者也难以理解，这样一件作品既已完成，怎么还能另加追写铺陈呢。这是不能随心所欲的。笔者认为，从某种意义来讲，一部小说的所有章节，必然是同时产生的；一部戏剧的所有场次，也必然是同时产生的。所谓戏剧或小说，是一个整体，是一个神秘的小天地，由多少部分构成，绝不要以为能武断规定。这种性质的作品，动笔就应当一气呵成，即成定型，再要实行嫁接焊接之术，则势必貌离神异。事情一旦告成，就不要改变初衷，不要再补缀修饰了。书一旦出版，作品的性别是否阳刚，立时便能确认并宣布出来；同样，犹如婴儿面世，一旦发出呱呱之声，婴儿就算出生了，就算入世了，生成什么模样，父母再也无能为力，从此属于空气和阳光，生死由他吧。您的作品未获成功吗？只能认了。不要再给败笔之作增添章节。您的作品不完整吗？本来孕育时就应当使其完整。您的这棵树长节弯曲吗？您是不可能把它扳直的。您的小说病势危殆，活不成了吗？您不能起死回生，重新赋予它生命的气息。您的剧作生来就瘸吗？请相信我，不要给它安装一条木制的假腿。

因此，笔者特别关照读者，这里增补的三章，并不是为这次再版特意写作的。《巴黎圣母院》前几版没有收入，原因很简单，当初本书付梓的时候，不巧装有这三章书稿的材料袋遗失了。要么重写，要么舍弃。笔者当时考虑，这三章中只有两章篇幅较长，内容主要涉及艺术和历史，纵然缺略，也无关宏旨，绝不会影响小说的故事情节，读者也不会有所觉察，惟独作者知道这一空缺的秘密。

于是，作者决定照样付印。还有一层，不妨供认不讳，作者未免懒惰，面对补写遗失的三章这一任务，他望而却步，认为还不如另写一部小说痛快呢。

如今，这三章又物归原主，他就不失时机，让它们复归原位了。

现在才是作品的全貌，正是作者梦想的样子，创作的样子，好还是坏，长久还是短命，反正这是作者的初衷，原样奉献。

自不待言，有些人认为，失而复得的几章没有多大价值，他们自视甚高，却在《巴黎圣母院》中仅仅追求戏剧性，仅仅追求故事情节。然而，也许另外一些读者认为，探究本书中蕴藏的美学哲学思想，不是徒劳无益的，他们在阅读《巴黎圣母院》的过程中，饶有兴趣地透过小说，探寻小说之外的东西，还饶有兴趣地——恕我们使用多少有点狂妄的字眼——通过诗人原本原样的创作，领悟历史学家的体系、艺术家的宗旨。

这一版补足了遗缺的几章，主要还是考虑这后一类读者，一部《巴黎圣母院》，假如值得，也就补充完整了。

作者在补充部分的一章中，表述并阐明当前建筑已衰微败落，这种至高无上的艺术，几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；而且不幸的是，这种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在他头脑里已然根深蒂固。不过，他也感到有必要在此申明：他强烈渴望有朝一日，未来判明他持论偏颇。他深知各种形式的艺术，可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后代人身上：我们在工作室里，不是听见还处于幼芽状态的天才勃然萌发吗？种子已然撒进犁沟，将来必定丰收。作者只是担心——其原因可以在第二卷中看到^①，建筑艺术这片古老的土地，千百年来曾是艺术的最佳土壤，如今恐怕元气耗尽，精液衰竭了。

所幸今天的艺术青年朝气蓬勃，精力旺盛，可以说前途无量，尽管在当今的建筑学校中，教员都非常可鄙，但是他们不知不觉中，甚至完全南辕北辙，居然培养出优秀的学生；同贺拉斯所说的那个陶工正相反，心里想着做双耳尖底瓮，偏偏做出罐子来。轮盘

① 出版时调整，详见第三卷第一章。

转,罐子现^①。

然而,不管建筑艺术的前途如何,不管我们的青年建筑师将来如何解决建筑艺术问题,我们在企盼新建筑物出现的同时,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保护古建筑物。如果有可能,还要激发全民族热爱民族的建筑。作者在此声明,这正是本书的一个宗旨,这正是他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也许为中世纪艺术开辟了真正的前景,而对中世纪这一辉煌艺术,至今有些人还不甚了了,更糟糕的是还有人不屑一顾。作者甘当此任,但是他认为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。他已有多次机会维护我们的古老艺术,高声揭发种种亵渎、毁坏和玷污的行为。今后他还要乐此不疲。他责无旁贷,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。他一定要反复强调。学院派那些主张打倒偶像的人,越是疯狂地攻击中世纪建筑艺术,他越要坚持不懈地起来捍卫。因为,中世纪的建筑艺术落入什么人手中,今天无知的工人又是如何抹灰刷浆,胡乱作践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,着实令人痛心!眼睁睁看着他们胡来,站在一旁仅仅嘘几声,这真是我们有识之士的莫大耻辱!这里讲的情况,何止发生在外省,还天天发生在我们家门口,我们窗户下面;天天发生在巴黎,发生在这个大都市,这座文化名城,这个出版、言论、思想自由之邦。在要结束这篇《说明》的时候,我们不禁要举出几例,来说明他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,就在巴黎艺术公众的眼皮底下,全然不顾谴责,每天都策划、讨论、开始并继续破坏文化的行径,而且还心安理得,尽量干得漂亮,简直胆大包天,令批评家们瞠目结舌。大主教府最近拆除了,这座邸宅并不美观,倒还不算作孽,可是一股脑儿也把主教府拆毁,殊不知这是十四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古迹,热衷于拆毁的建筑师根本不懂得加以识别。他们良莠不分,一并铲除。现在又有人议论要拆毁精美的万

① 原文为拉丁文。语出贺拉斯的《诗艺》,意为教师本领平平,只能教学生做瓦罐,而学生更高明,做出双耳尖底瓮。

森小教堂,拆下的石料用来建造什么连道迈尼^①都不曾需要的堡垒。一方面不惜工本,加紧修复波旁宫那个破玩意儿;另一方面却任凭秋分的狂风肆虐,扫荡圣小教堂美轮美奂的彩绘玻璃窗。屠宰场圣雅各教堂的钟楼四周,前几天又搭起了脚手架,说不准哪天早晨,就要挥舞镐头了。事有凑巧,一名泥瓦匠在司法官那两座威严的钟楼之间盖了一间小白屋。另一名泥瓦匠又去阉割草场圣日耳曼,那可是有三座钟楼的封建时代修道院^②。毫无疑问,还会有一名泥瓦匠,要夷平圣日耳曼—欧塞鲁瓦王家教堂。所有那些泥瓦匠都自称是建筑师,由省政府或国库来支付报酬,他们还穿上绿色礼服^③,而所干的事,无非是以冒牌的风格损害真正的风格。多么可悲的景象!就在我们写这篇《说明》的时候,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正掌握土伊勒里宫;另一个人对着菲利贝·德洛姆^④劈面砍了一刀,这位先生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,硬让他那低矮蠢笨的建筑,横卧在文艺复兴建筑物这面最挺秀的门脸之前,这在我们这个时代,当然不能说是一件无足挂齿的丑闻!

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日于巴黎

-
- ① 彼埃尔·道迈尼(1776—1832),法国将军,一八一四年曾率军固守万森堡,抵抗反法联军。
- ② 草场圣日耳曼修道院建于九九〇年至一〇一四年,是巴黎最古老的钟楼之一,但三座钟楼仅剩一座,故“阉割”云云。
- ③ 绿色礼服和绿色大礼服,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服装。
- ④ 菲利贝·德洛姆(1510或1515—1570),法国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。他应卡特琳·德·美狄奇王后之命,于一五六四年开始主持在瓦场旧址建造土伊勒里宫,拿出规模宏大的设计图,体现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和法兰西精神,但他仅完成主体结构。他死后,别人增添的建筑违背这种风格。土伊勒里宫于一八八二年拆毁。

目 录

译 序.....	1
原 序.....	1
勘定本说明.....	2
第 一 卷.....	1
第 二 卷	50
第 三 卷	99
第 四 卷.....	129
第 五 卷.....	152
第 六 卷.....	177
第 七 卷.....	220
第 八 卷.....	282
第 九 卷.....	330
第 十 卷.....	360
第十一卷.....	427

第一卷

一 大堂

话说距今三百四十八年零六个月十九天，那日巴黎万钟齐鸣，响彻老城、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^①，惊醒了全体市民。

其实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天，并不是史册记载的纪念日；一清早全城钟声轰鸣，市民惊动，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既不是庇卡底人或勃艮第^②人进犯，也不是抬着圣骨盒的宗教列队仪式；既不是拉阿斯城^③学生造反，也不是“我们尊称威震天下圣主国王陛下”摆驾入城；甚至不是在司法宫广场吊死男女扒手的热闹场景；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羽饰盛装的某国使臣莅临到任。就在两天前，还有这样一队人马，即佛兰德使团奉命前来，为缔结法国王太子^④和佛兰德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约。为此，波旁红衣主教不胜其烦，但是他为了讨好国王，不得不满脸堆笑，迎接佛兰德市政官那帮土里土气的外国佬，还在波旁公爵府款待他们，为他们演出一场“特别精彩的寓意剧、滑稽剧和闹剧”。不料天不作美，一场滂沱大雨，将府门挂的精美华丽的帷幔淋得一塌糊涂。

一月六日那天，是约翰·德·特洛伊所说的“全巴黎欢腾”的双

① 老城今称城岛，在塞纳河中，是巴黎城的发祥地，东侧有巴黎圣母院和司法宫；大学城位于塞纳河左岸即南岸；新城则指塞纳河右岸即北岸巴黎城一部分。中世纪的巴黎三重城垣，本书第三卷第二章《巴黎鸟瞰》中有详尽描述。

② 庇卡底位于法国北部地区，勃艮第位于法国西部地区，两地都曾建立过强大的封建王国。

③ 拉阿斯城是大学城的旧称。

④ 王太子即路易十一世的儿子，一四八三年继位，称查理八世。他与玛格丽特公主并未结婚；玛格丽特称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，原是勃艮第大公弗朗索瓦一世之女，作为未来的王妃在法兰西宫廷长大，后因太子娶了布列塔尼的安娜而另嫁。

重节庆,即远古以来就有的主显节和狂人节^①。

这一天,照例要在河滩广场^②燃起篝火,在布拉克小教堂那里植五月树,在司法宫演出圣迹剧。就在前一天,府尹大人已派衙役通告全城:他们身穿神气的紫红毛纺衬甲衣,胸前缀着白字大十字,到大街小巷的路口吹号并高声宣告。

一清早,住家和店铺都关门闭户,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拥向三处指定的场所。去看篝火,赏五月树还是观圣迹剧,要随各人的兴趣而定。这里应当赞扬一句巴黎看热闹的人,他们有古人的那种见识,绝大多数都去看篝火,因为这正合时令,或者去观圣迹剧,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演出,那里能遮风避雨。大家仿佛串通一气,谁也不去布拉克小教堂墓地,让那棵花不繁茂的可怜的五月树,孤零零在一月的天空下瑟瑟战栗。

市民大多拥进通往司法宫的街道,他们知道两天前到达的佛兰德使团要前去看戏,并观看在同样一大厅举行的推举丑大王的场面。

司法宫大厅虽然号称世界之最(须知索瓦尔^③那时尚未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),这一天要挤进去谈何容易。通向司法宫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,不断拥出一股股人流,从住户的窗口望过去,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,万头攒动。人流的汹涌波涛越来越扩大,冲击着楼房的墙角,而那些墙角又像岬角,突进围成如不规则状大水池的广场。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^④门脸正中一道大台阶,上下人流交汇在一起,又在接下的台阶分成两股,从两侧斜坡倾泻到人海浪涛中;这道大台阶就是一条水道,不断向广场注入,犹如

① 主显节,又译显圣节。据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记载,耶稣三次显圣,故天主教称为“三王来朝节”,定为一月六日。狂人节是中世纪民间的狂欢节日。

② 河滩广场,塞纳河边的广场,是无业游民聚集、民间节庆和处决犯人的地方。一八〇六年更名为市府广场。

③ 亨利·索瓦尔(1623—1676),法国历史学家,著有巴黎史等。

④ “哥特式”一词,通常用得完全不恰当,但又完全约定俗成了,我们只好沿用,按照大家理解的那样,用来标示中世纪后半期的建筑风格,其基调为尖拱,是前半期以半圆拱为主的建造风格发展而成的。——作者原注

瀑布泻入湖泊中。成千上万人呼喊，调笑，走动，简直甚嚣尘上，沸反盈天。这种喧嚣，这种鼓噪，有时还变本加厉，有增无减。拥向大台阶的人流受阻，折回头来，乱作一团，形成了漩涡。原来是府尹衙门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，或者一名警官策马冲撞，以便维持秩序。这种传统实在值得称道，是由府尹衙门传给总督府，又由总督府传给骑警队，再传给我们今天的巴黎保安队。

面孔和善的市民，成千上万，密密麻麻，站在门口、窗口，爬上天窗、屋顶，安安静静，老老实实，注视着司法宫，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。而且时至今日，巴黎还有许多人，喜欢观看热闹人所形成的场面，只要猜想人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。

我们今天一八三〇年的人，假如在想像中能有机会混杂在十五世纪的这群巴黎人中间，同他们一起前呼后拥，摩肩擦背，跌跌撞撞地挤进原本十分宽敞，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天却显得特别窄小的司法宫大厅，所见的景象不无兴趣，也不无吸引力，周围本来全是古旧的东西，我们看起来反有全新的感觉。

如果读者愿意，我们就力图想像，读者和我们一同跨进这座大厅，跻身于这群短衣短袄打扮的嘈杂的平民中间，会产生什么印象。

先是耳朵一片嗡鸣，眼花缭乱。我们头顶是双合圆拱尖顶、雕花镶木、绘成天蓝色、衬着金黄色的百合花图案；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。几步远有一根巨大圆柱，接着一根又一根，总共七根，沿中轴线一字排列，支撑双圆拱顶的交汇点。前面四根柱子周围摆了几个小摊，卖些闪闪发亮的玻璃和金属饰片制品；里面的三根柱子周围安有几条橡木长椅，年长日久已经磨损，被诉讼人的裤子和讼师的袍子磨得油光锃亮。沿着大厅四面高高的墙壁，在门与门之间，窗户和窗户之间，边柱和边柱之间，不见尽头地排列着自法腊蒙^①以下法国历代君主的雕像：无所事事的国王牵拉着双

① 法腊蒙：传说中法兰克人的君主，生活在公元五世纪。

臂，低垂着眼睛；勇武好战的国王则昂首挺胸，双手直指天空。此外，一扇扇尖拱长窗上的彩绘玻璃五光十色，宽宽的出入口所安的门扇，都精工细雕，富丽堂皇。总之，拱顶、圆柱、墙壁、长窗、镶板、宽门、雕像，所有这一切，从上到下，绘成天蓝和金黄两色，一望金碧辉煌，光彩夺目。不过，在我们看见的时候，大厅的色彩已略显暗淡，到了我主纪元一五四九年，尽管杜·勃勒尔还沿袭传统赞美过它，而其实它几乎完全消失，只剩下厚厚的灰尘和密密的蛛网了。

在一月份的一天，这座长方形宽敞的大厅里，射进苍白的天光，拥进衣饰花枝招展并吵吵嚷嚷的人群，只见他们溜着墙根闲逛，绕着七根圆柱回旋，现在我们想像出这些，那么对整幅图景就有了个大致的印象，下面只需略微详细地描述其有趣的方面。

假如拉瓦亚克没有刺杀亨利四世^①，那么，司法宫档案室也就不会存放凶手的案卷，他的同谋也就不会考虑自身利害，非把此案卷宗销毁不可，而纵火犯也就不会别无良策，只好一把火将档案室烧掉，要烧掉档案室，又只好一把火将司法宫烧掉；由此可见，没有弑君一案，也就不会有一六一八年那场大火了。从而，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大厅，也就会依然屹立，我也就可以对读者说：“请亲眼看看去吧！”我们双方都省事：我省得像上面那样描绘一番，读者也省得阅读这一段。——这情况证明了这样一条新的真理：重大事件必有难以估量的后果。

首先，拉瓦亚克很可能没有同谋；其次，即便有同谋，他们也很可能同一六一八年那场大火毫无干系。其实，还有两种解释都说得通。其一，三月七日后半夜，一颗宽一尺、长约一臂的燃烧的大陨星，自天而降，落到了司法宫。其二，有特奥菲尔这四行诗为证：

^① 亨利四世(1553—1610)，法国国王，一六一〇年五月十四日被弗朗索瓦·拉瓦亚克刺杀。

一场游戏多悲惨，
只缘案桌嘴太贪，
司法女神镇巴黎，
眼看官殿火冲天。

一六一八年司法宫大火的起因，有政治的、自然的和诗意的三种解释，不管我们的看法如何，不幸那场大火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这座法兰西最早的王宫，如今已经所剩无几，这自然要归功于那场大火，更要归功于后来历次的修复工程。这座王宫堪称卢浮宫的长兄，在美男子菲利浦王^①在位时期，年岁就相当大了，有人甚至依照埃加杜斯所描述的、由罗伯尔王^②兴建的宏伟楼阁，去寻找遗迹，但几乎荡然无存了。圣路易^③“完婚”的那间枢密处室如今安在？他“身穿驼毛布上衣、绵毛混纺的马甲和紫檀色长外套，同若安徽^④一起，席地躺在毛毯上”，审理案件的花园又在何处？西格蒙德皇帝^⑤的寝宫今在哪里？查理四世、无采邑的约翰王^⑥的寝宫又在哪里？查理六世^⑦颁发大赦谕的那座楼梯何处寻觅？马塞尔^⑧当着王太子^⑨的面，杀害罗伯尔·德·克莱蒙和德·香槟元帅时，所踏的那块石板地又何处寻觅？还有那条狭廊

① 美男子菲利浦王(1268—1314)，即菲利浦四世，一二八五年至一三一四年在位。

② 罗伯尔王(970—1031)，即虔诚者罗伯尔二世，九九六年至一〇三一年在位。

③ 圣路易(1214—1270)，即法王路易九世，一二六年至一二七〇年在位，他于一二三四娶普罗旺斯伯爵之女玛格丽特为王后。

④ 约翰·若安徽(1224—1317)，法国历史学家，圣路易的近臣。

⑤ 西格蒙德皇帝(1368—1437)，日耳曼皇帝，一四一一年至一四三十七年在位。

⑥ 约翰王(1167—1216)，英国国王。他同法国国王联合反对他的父王，又因过错被法国国王夺回了采邑，故称无采邑的约翰王。

⑦ 查理六世(1368—1422)，法兰西国王，查理五世之子，于一三八〇年至一四二二年在位。

⑧ 艾蒂安·马塞尔(1315—1358)，法国政治家，巴黎商会会长，他伙同全国三级会议中资产阶级领袖，把改革的法令强加给王太子，又于一三五八年发动巴黎人革命，冲进王宫，杀害王太子的两名辅臣。

⑨ 王太子，即查理五世，一三六四年至一三八〇年在位。他镇压了艾蒂安·马塞尔发动的巴黎和雅克团暴动，收复大部分英国占领的国土。